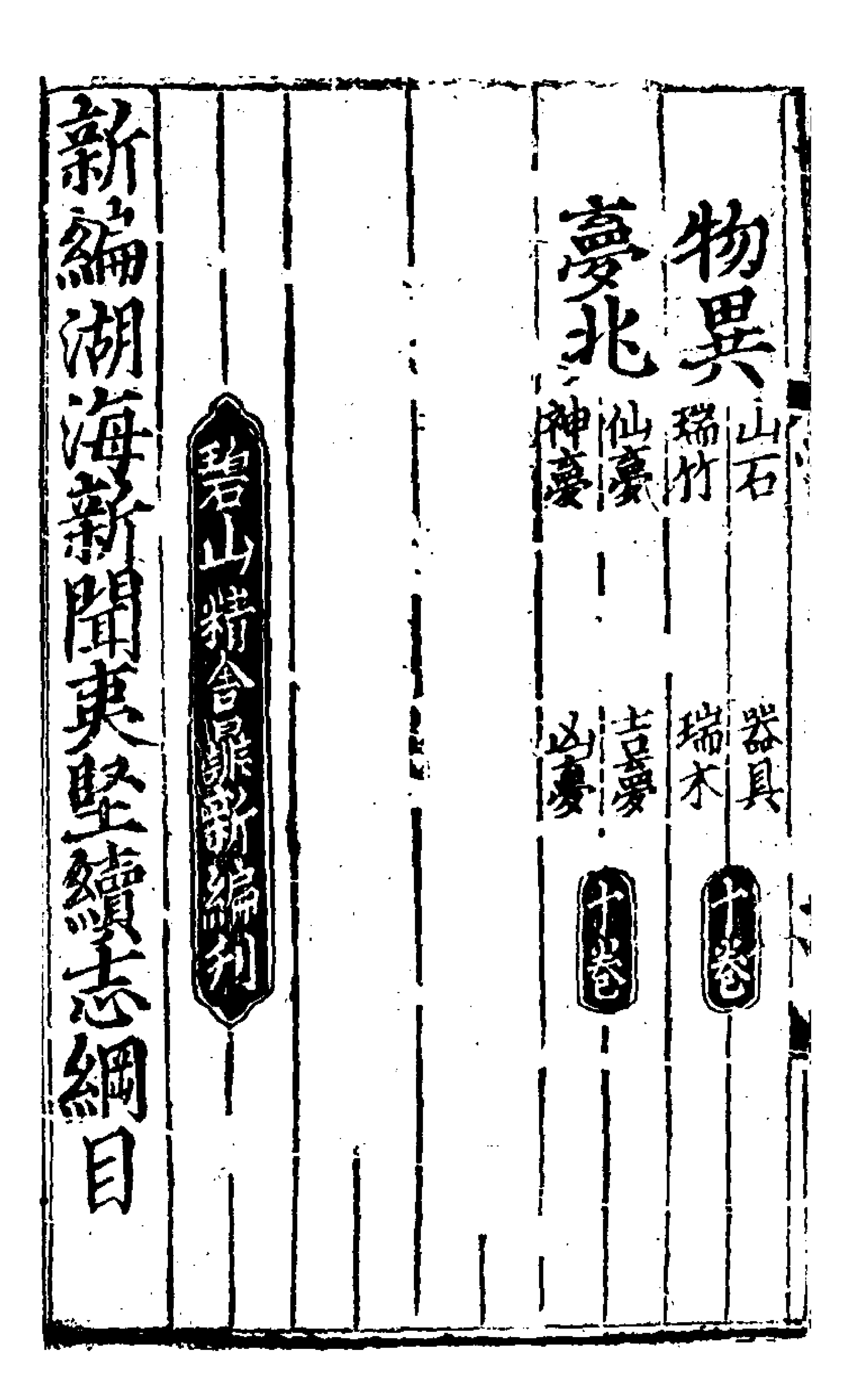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

○前集



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

碧山精舍鼎新編刊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前集

人倫門

君后

大元昌運

國朝肇造區宇奄有四方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

帝圖

太宗皇帝列聖相承以成大業甲午歲殄滅殘金平定汴

蔡撫安中原至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登極之時五十餘年於茲矣

世祖皇帝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簽軍之擾
黎庶驚駭驛騎騷然歸宗盟推戴以
世祖皇帝乃
太祖皇帝嫡孫之中
先皇母弟之列以賢爲長止于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
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庚申年四月初
帝位五月建年號爲中統元年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
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
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
總司以平庶政 燕京修營宮室加號上都五年改爲
至元元年八年建
國號曰大元蓋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宋季數符

人久留民遺命中書左丞相率兵南伐十三年平宋

國南北混一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合德乾坤爲民父母

神武一奮疆宇泰恢天地覆載之間悉歸洪化日月照臨

之所皆被容光皆一念之仁有以基之也

天戈指南命帥遣將戒以不殺常時江水不可渡至是

江之日江水鏡平豈非天哉江南州郡望風歸附上合

天心下慰民望

聖旨節該凡有重刑至死者如府州省部獄成便行斷出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若係慮繫冤須臾決判萬

一差誤人命悔將何及朕實矜憐今後凡有死刑審覆

無疑呈　省聞

奏待報斷決雖堯仁如天亦不過是甚宗儒也立國一

監置大學免一切差發天下之士心歸焉其恤民也置按察司選擇官吏勸課農桑問民疾苦天時旱災賑裏則減免包銀絲線江南則減免夏稅秋糧天下之民心歸焉其恤軍也遂征陣亡子弟承襲以爵家口贍以月糧天下之軍心歸焉以至商稅三十分取一深得古人什一之制孝子節婦之旌賞遊手好閑之徵勸人心歸之天命歸之洪惟

大元肇興開世英武帝捲八荒囊括四海東至日出之暘谷西至日昧之虞淵寸地尺天皆入版圖自開闢以來未有之也偉歟盛哉

龍章五色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始生之夕祥光燦爛洞燭一室[illegible]

時游京口竹林寺卧於講堂上有五色龍章寺僧見而驚
異之帝所居止常見有一小龍如附翼狀後伐荻新洲有
大蛇長數丈帝射傷之明日復至洲聞杵臼聲帝往覘之
見數童子皆衣青衣擣藥榛莽中帝詢之童子曰我王化
為蛇而出為劉寄奴所射故為合藥傳之帝曰王果能神
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死天之所命豈可殺也帝
叱之皆逸盡收其藥而返以傳金瘡無不愈者今本草稱
劉寄奴蓋以武帝而得名也

天女生子

後魏聖武帝拓跋氏名詰汾嘗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
軿自天而下既至帝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旦
日請帝曰比與君合今已有娠約以期年再會于此言終

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言訖辭去帝名其子曰力微即神元帝也是爲魏之始祖時人爲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亦異矣哉

神光滿室

後唐天成二年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是歲丁亥宋藝祖皇帝趙氏生於洛陽夾馬營是時神光滿室照耀人影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營爲香孩兒營逮長事周世宗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見案上石珓取以占己之名位自小校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乃曰過是則必爲天子一擲而得聖珓後世宗一日於文書中得木簡長

二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點檢使世宗嫌之命太祖代之及世宗上仙恭帝嗣位契丹北漢連兵犯邊恭帝命太祖領諸將禦之有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謂太祖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黎明諸將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立太尉為天子以黃袍加身太祖拒之不從遂受恭帝禪即皇帝位國號曰宋初武當山眞武靈應眞君降筆曰吾奏事于天適見上帝批判天下並合歸大宋為一統處士陳摶學際天人有先知之明五代之際聞一朝革命則為之顰蹙數日嘗有詩云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一日騎驢遊華陰市聞趙太祖登極拊掌笑曰天下自此

定矣○摶字圖南莫知所出初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毬狀携以還家燃釜爇薪將煮而食之暨水將熱俄雷電繞室大震漁人懼歟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陳摶也冒漁人姓陳氏希夷之生亦可謂異也已併附錄之以補野史之筆

太平天子

宋太宗未登極時嘗與趙普同坐而已觀其下陳希夷至執普手起曰爾紫微垣小星豈可壓帝座邪先是藝祖嘗召希夷赴闕一日使往相晉王即太宗先封晉王希夷及門不見晉王而返太祖曰汝見晉王乎希夷對曰未也上曰何爲遽返對曰臣至晉王之門見王之厮役皆侯王將相也以是知王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又何以見王而後始返耶

來和天尊

有楊礪者未仕時夢至一宮府一人衣冠狀貌甚古語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唯唯遂引礪至一宮殿深邃嚴密一王者秉珪南面最上坐礪再拜次見案上簿籍填委列並人姓名于上竊視之見已名冠其首因請其所以主案者指王示礪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當爲汝主宜善事之礪再拜而出後登進士第爲襄王府記室礪歸語其子曰吾觀襄王儀表宛向所夢來和天尊也至道初太宗立襄王爲皇太子繼登大寳卽宋眞宗云

神仙應世

宋仁宗世傳爲赤脚大仙當時文武大臣皆天上仙伯星官受命輔之明良際會而履休運至和嘉祐號稱盛治宋

三百年言太平天子享國久而及深者曾仁祖無以加焉然英廟神考哲宗此三君者楊文正公大年以爲皆武夷仙人應世與仁宗之事同一證應良不誣也當神考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吳懷玉有道術神游八極之表嘗閉目靜坐謂一世之人咸不足我觀惟醉酒則步入同亭會真祠瞑目指沖妙子東真人曰應在戊子見者大笑以爲狂心而狂後神考果生於戊子而懷玉亦尸解去當懷玉之蛻骨而仙也是日有蜀帥美解歸與相遇道中佩玉玎璫長揖既道閒闊言有青城之遊及帥歸過武夷言之則云死已久矣集衆發視秖空棺焉由是觀之文正之言良不誣也

錢王現夢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韋后在娠時徽宗夜夢吳越王錢俶來謁覺而異之時大觀元年也高宗生于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嘗質金人軍中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出射連發三矢皆中破其筈罼懸於其上金太子驚以爲神默計之曰宋太子生長深宮佃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南朝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爲質必非真也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真太子來質乃善高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乃假寐於崔府君廟階砌間夢神人報曰金人追兵至矣速去之康王徬徨四顧神曰已備馬門首候矣大王急行毋爲所及也康王驚覺則馬已在其側矣王勇躍上馬疾馳而南一日行七百里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則

泥馬也始悟爲神物之助暨渡河至一村莊飢渴甚謁飲於一老嫗嫗延入莊内坐後出莊前則有數騎追至問有一官人狀貌若是曾從此過否嫗思其言狀貌類謁飲者乃荅之已過數日矣追騎以鞭敲鞍曰可惜可惜遂反而不追嫗歸語曰吾觀官人非客旅也得非宮中人乎適有追騎來問吾已給之而還矣康王曰吾乃逃而南飢渴至此既承見問敢不實對顆密之嫗曰大王請安心少頃辦飯進因出銀數百兩以獻曰吾兒李若水也已死於虜矣國家大事願大王勉之康王由此奔相州指揮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觀其牌額持弓矢祝曰若中此牌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稱贊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服召吾解舊衣而服[illegible]賜此[illegible][illegible]

也頃時京師閤門祇候秦仔齎蠟詔來命爲大元帥速領兵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王禱天地河神行至子河渡而河水凍已合遂渡河時徽宗欽宗已北狩矣有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徽宗御札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又奉元祐皇后手詔迎康王其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康王拜受遂即位于南京

金龍之瑞

宋度宗乃理宗皇兄榮王之子也方其母之娠度宗也有飛語遂密使女醫治藥毒之而榮王不知也煮藥者見有金龍于上知將生貴人也懼不敢煮因傾瀉其器以故得不進遂産孟啓禥諱度宗歷三丁封爲忠王後建青宮而登大位

先是秦檜定都錢塘望氣者言抱劍營有兩朝天子氣故秦檜之賜第在焉蓋欲以當王氣也檜之死光堯命取其第後壽皇生于是度宗亦生于是卒應望氣者之言異哉抱劍營者舊榮王府即其地也度宗登極榮王進封福王

宋謝后賢德

宋理宗朝謝郡王府春遊泛湖薄晚從湧金門歸郡王奕昌前行適太學一士人乘醉衝節街司呵之郡王以其士也戒從者勿校士怒亦少息未幾謝之諸子來士詬罵語益峻至以乳臭詆之謝年少氣銳左右忿復不可制加無禮焉且紐拽以歸凌辱尤有不堪者學之士友相率至謝府抉門拳之去詰朝二學伏闕上書后爲毀服脫簪待罪奏以元臣舊門儒科臣妾教訓不嚴致兄姪凌辱士類

乞押臨安歸田里謝其孫等各與追勒理宗大喜親下殿執其手以登云朕自有以處此旋以中殿奏諭諸生歸齋斥以事付臨安府溫書時趙節齋尹京逮繫謝府街司及太學齋僕責之云臨安是街司豈不知為太學上舍既為齋僕豈不知為少保相公不能小心激成此鬧各行杖責會謝府學官及三學之前照為之湖之集以講解之而修謝府門郡王戒以勿易姑葺其舊以識吾過此事由太后處置得宜不動聲色而弭莫大之爭非惟可以全國体且可以保外家然理宗亦可謂有人君之度也歟

宋謝后家訓

謝府有溫倅者未之官而貧商促貸飛語聞上一日太后謂景靈宮歸次其家廟側之便室兄姪者聚列班起居命郡

王怒賜大杖笞溫卒于庭詰責其過至謂汝只道我長在此坐長惡不悛一家富貴由汝而壞我亦并為汝累矣卒戰栗爲流汗及趾郡王引咎自責以訓導不嚴良久乃得解其御外家訓嚴如此

忠臣

忠顯自經

忠顯公劉韐字仲偃建州人嘗守真定金国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慕其名未幾爲金使得欲用之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其親信謂曰金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即咬指血扯衣襟書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死也

付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經燕人雖敵寔曰劉相公忠臣也

忠愍罵賊

宋靖康金人渡河將抵京都宋以吏部侍郎李若水奉使議和金帥粘罕不從若水罵之粘罕擊之若水氣絕仆地良久乃甦粘罕遣兵士監視之仍饋飲食若水憤氣不食粘罕怒因于囹圄其母張氏聞之曰吾子死於難矣粘罕猶不忍殺之諭之至再若水數其失信五事罵聲愈厲粘罕即國兵下敲殺之若水至死罵聲不絕口金人相謂曰南朝之士死義者惟李侍郎一人矣若水死年三十五謚忠愍

寧死不降

李庭芝守維陽宋咸淳癸酉大元兵破江南諸郡獨陽不下時軍心離散公雖欲固守而不可得遂與江都統收親兵萬餘保泰州揚州陷泰州以潰大元軍遣千戶一人謂李曰如何不降降後即還兩淮地面江曰彼給恩相也無非一死何不爲朝廷一戰而死言訖自刎李後亦遇害千戶取其首懸於開明橋近有自揚來者傳客將莊某云至元丁丑年省官在設斤茶飯伶人戲侮此事即嘔血而死

出戰遭虜

李震汴人宋靖康年間爲一小校金人逼城震領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七百餘騎援兵不至遂爲所擒金人問曰南朝皇帝在何處震曰我官家要你問做什麼金人乃綳吊於街市凌遲之震罵不絕口剝皮將盡但未剖腹尚有餘

氣尤大罵仰首向天而死

舉家自焚

尹穀字畊叟號務實長沙人早年以詞賦教授諸生歲登其門七八十人後登第仕荆湖閫改官宰邑歸仍授徒德祐乙亥除衡州守逮吏及門潭已被兵李肯齋芾招入都幕德祐丙子正月朔城降入公積平生付身于庭具衣冠望闕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吾弟可急去不可使尹氏無後吾受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既死弟將安往願俱死舉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門縱火自焚而死

死爲趙鬼

至元丁丑太和士人王士敏與鍛匠劉世超等聚兵入邑後敗劉自經而死爵益血書于石云生爲趙氏死爲趙鬼

赤心報國一死足矣王士敏入獄書一絕于壁云此行湛
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為腥血染好收吾骨
首陽山竟死獄中

忠臣烈女

宋德祐甲戌蜀昌州趙卯發倅池州乙亥大元兵至與妻
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為忠臣之婦乎密相從
地下趙公書且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廳春臺上曰君不
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府學有
二人相其尸哭之曰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何以洗此
汙清溪一泓水二士亦赴水而死明日兵入城伯顏丞相
見而嘉之命歸附官以衾棺殮之仍就佛寺建緣以助宜
福君子曰忠臣烈女何代無之然少見於一家之內趙若

咸常專美之矣賢哉丞相能成人之美此眞舜好謚之天誰獨無是也

負御容死

宋靖康元年王稟爲宣撫司統制守太原太原守御稟稟功爲多及至城陷稟引疲兵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挿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甘死違大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一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粘罕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向屍大罵率諸酋抗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不拜金臣

宋張孝純守大原金人侵城孝純被執至金帥粘罕前遂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金國大臣其是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至於此惟有一死耳何相窘辱耶竟不屈粘罕不能強囚歸雲中

石上釘橛

宋靖康亂大金丞相粘罕圍大原有保正石竧起宗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爲竧敗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竧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竧命釘之於車剌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竧終不屈粘罕甚之徐謂竧曰爾若降我當命爾爲官竧罵曰爺乃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橛更不移改遂被其害

奉使守節

宋太后韋氏崩遣賀允中使金國報哀泰韋后留遺物使比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金國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体吾年七十餘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叅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撤花侍測而已

奉使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絶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

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
拜受北典儀者連呼曰元朝燕南使敢不即席声甚厉仲
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闌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報禮
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
館伴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二遣行人意則同以禮
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
麾鼎鑊中已辦淹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 日竟
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
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虜亦常分也
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遂除權侍郎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人倫門

孝子

孝行附

母子重見

信州富室趙氏居家養母娶妻一年母偶往族親戚夜有劫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寇不獲其母寡居二十年鄉鄰曰趙安人宋咸淳甲戌建昌軍業戍卿赳省暑丟其鄉一老人曰前途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戍卿過其家叩閽入爲一宿之計安人見其面貌類亡兒納之須臾令老僕請入內廳待之以酒饌意甚勤渠但只垂淚不止戍

卿意疑爲鬼然不敢言食畢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
延苦留數日臨别安人以芝楮二千束爲贈祝之曰回途
千萬再過諸僕亦皆有餽贈業喜出望外至古杭中省殿
對第四甲進士出身授撫州樂安主簿歸途買匹段等物
於回途再訪吴與安人甚喜留數日相得如一家因閑步
後園見供養畫真一軸問曰此爲何人安人曰此吾兒也
年十九爲惡所殺媳婦爲寇所擄今不知存亡不覺淚如
雨業又問媳婦何姓曰姓魏其年其月日生身體之長短
面貌之何似歷歷言之且言媳婦乃去五月而失業聞之忖
于心驚曰吾母則是已遂泣别而歸業回建昌歸拜其父業
仲二開宴賀客月餘業以趙安人之事告其母魏氏母撫
其口曰汝休說若爲此人知必見殺其似此必多殺人矣

後業薄於州首以斯事稟覆於太守守差都監詣業仲一遂焉業至押赴司理院勘問是實斬首于市齊為中朝改正姓趙以其母同歸信州趙安人家二十年間姑婦子亡之別再得團欒以至祖母與孫相慶天也

子取父歸

番陽張吉甫介方娠時父客蜀中及誕數歲尚未還張為兒時愴然有感常言俟年長往蜀尋父歸也與彭尚書同學嘗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旣長往蜀尋見其父父無歸意乃還省親復往蜀中往返者三哀告至再父不禁其言而歸鄉人嗟其孝或為感泣郭功甫有詩畧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兒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

孝子執鞭方立三遷

子尋母歸

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及長不知母之所在求之不得乃弃官發心刺血寫經以散於人誓尋見母至是得之於蜀中歡迎以歸時壽昌已年五十歲矣蘇東坡以詩賀之畧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時錢子飛知永興軍奏乞加旌孝朝廷憐之加官

死孝死義

平陰令劉潛事母至孝母卒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萃

萃於一門事聞于官保明申朝已旌表門閭矣

赴水救母

蘇守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乘舟而來任所公往迎逆偶泝湘江水暴迅舟横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赴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亦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感神物護持方能至此

身代母死

何從世居温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大盗群起遇人必殺清源皆逃於象山未幾盗至衆多被害間有不殺則執而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爲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盗之手乃往盗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言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其汝尋之盗乃釋其母而執從世

引導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紿已因聚箭射之俱不中賊感
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憫
其孝遂釋之

割股行孝

葉二宏溪村民以備傭爲業孝於母母疾割股以療偶血
汙衣襟弟婦曰伯衣有血其弟知之謂是瘡破疾未愈繼
又鑿腦取髓遂暈去及醒見頭上有此髓取和粥以進母
疾隨愈踰年出外訪親一夕夢母告以折足驚覺次早一二
步一拜歸家見母果登梯失足以醫治勿藥後母卒刻木爲
像眞其之儀頭隨道寓供養

取腦行孝

王羽宋乾道二年病革夜半啓樓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入

利刀取腦調羹進食繼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毋病隨起壽
年至九十官爲係申旌表門閭

剔肝行孝

新喻縣長宣里人羅裳弟性至孝一日母感危疾藥石罕
救於是焚香告天剔肝和粥以進横刀胷間剸之深寸許
凝臙瀰血刃迸推卷取香炒以衛血立止復誓曰有如母
疾不已當易是刃往視其母則其疾良間累夕即如平時

雷擊不孝

溫之吳公口有一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毋欲假手於同
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者陳五四者正在煉石
內烹飪尚未得食立於竈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
人携錦皮簿書入門恍惚間先携小童出門外霹靂一

五四頭巾穿破上頂上一般穿透巢壁而死

事姑不孝

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每出外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祝付之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不尽禮母甚埋冤金氏憤之恰值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黃金氏乃以麵裹糞為餅餡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兒歸李生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奔走尋避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奔入閼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敢親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流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為狗矣數日而卒。昔有婦人阿李有子出外經商累年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家婦每飯則两炊姑飯以麥婦自

白飯李猶與婦忤必受辱罵至於麥飯亦不進食李夫婦而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留姑守舍有僧持鉢至門乞飯李曰我自不能飽安有捨施僧指廚中白飯李曰此我兒婦七嫂自喫底我不敢以施人恐婦必辱罵我但有早食麥飯尚有一合留作午餐如用即取去僧未答間七嫂外歸見僧乞飯大怒曰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換僧即脫下婦纔披之僧忽不見袈裟着身變爲牛皮牢不可脫習閻先生牛毛一片漸變身體頭面及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爲牛矣

勃逆不孝

蜀洋州村落間有姓汪者嘗勃逆其父母人諷之官罪之皆不悛一日病甚近有威烈廟神夢之云汝可來吾祠下

燒香許祭即愈勃逆之人扶攜而去方跪拜聞神坐下忽有一大蛇出紅冠黑質長一丈餘絞其身仍以頭對其面而舐之其人遂拜告于神誓死不敢無狀蛇方逡巡脫去自後痛改爲孝子不孝爲神所譴其宜聞可畏也

養禽不孝

松陽縣有少年子龍養金鳳且善鬬可直宋官會數百券忽出外數日缺食而死妻懼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兇狠歸不見禽欲撻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貰之子怒極曰老狗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爲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沿洗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挾其子過前山壁間楓樹寘其中此地極暗人不可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纔

尸於樹木之杪

【夫婦】貞烈賢[illegible]門

陸氏再嫁

鄭朝議從子娶陸氏鄭嘗謂陸氏曰我若不幸死汝毋得再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攜嫁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攺試祉郡陸氏昏暮獨坐恍見一伻投書陸覩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悖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擇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

蒼行理對於幽府陰惻駭汗未幾果卒。

去妻復回

向豐之宋后之裔也才調極高爲官則甚有人情甚似吳江冷世路貴如蜀道難之句誠爲揚州監奇之一日婦翁惡其貌奪其妻以嫁別人豐妻之聽其去作一卜筭子小詞在其餞中後和云三歲學生兒四歲嫁娶女諒猜人也自愁你自思量取閒之令人鼻酸後其妻見其詞愀然而歸與之偕老亦可謂義婦賊

薄妻削祿

史堂微時巳娶及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娶爲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緣巳九數載史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史謂曰我今死

矣爾忍不一視我邪堂終不顧文死心不自安乃從與所
謀爲厭勝以土器盛其面棘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埋一
文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術[illegible]
爾故壽祿削盡踰年史果黜官歸家歎氣而死

負約求娶

開封府大桶村張氏家富有孫助教者爲其行錢張之子
少年一日至孫助教家妻女出侍張見其女有色謂其父
毋曰某欲娶之爲妻解一玉帕環與其女曰以此爲定張
去鄰人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張一時止是戲言後
娶他族忽一日此女氣噎而死孫召忤作具棺以殮忤作
謂小口喪不可停其有園在五里頭可以殯葬孫祈其言
忤作心利玉環可直數萬遂往發棺見女復活謂忤作曰

我何在此忤作會之曰汝母以汝不肯適人使我生理於此令不可歸不如從我女無所言遂往從之忤作娶以為妻婦人常有往張家會閤之意忽明肅劉大后上仙郡拈忤作扶護殯葬一日婦人賃馬往張氏之家張以為鬼遂用杖鞭撻至死忤作之母讀打死其婦告之官張氏下獄事既明白獄具棄市

發貴折福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擔發苦寒貧窶亦甚路傍店主姓翁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李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黄甲人宜善待之店主伺候果如夢中所言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果囊遺以僕從俾抵京師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最靈語我云

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宿[illegible]得其[illegible]
心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孺人此時當更娶妻[illegible][illegible]
兩日土地復獻夢於士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便欲棄妻
今無功名矣士人到省回尚覿店主待之如前乃一茶不
與且不納之宿士人若問其見薄之因店主云吾夢土地
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
中傍可知一念纔起鬼神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須夢得夫

揚六建之松溪人家富嘉定戊辰首得一女既長擇婿女
於未嫁數年前一夕夢與一官人聯坐樓上未幾有一
女子登樓對坐官人忽外折桂花兩枝簪一婦人並揚氏
愁即下樓但見廳堂之間幕帘紫然當中一大牌[illegible]一奇

字驚喜而寤晨興告之父子喜爲吉夢他日必招壻至
嘉熙戊戌楊氏年二十一時有趙時奇登科方二十二得
闕而歸偶松溪有販盃頭王十二客與楊宅言趙生將尋姻
事楊家一見早帖上有奇字暗與夢合慨然許諾娶即畢
姻館于小樓之室皆以爲夢應趙之官累任與俱不官鄂
洎淳祐癸卯楊氏疾革扶瀟回王商議葉宅姻始在樓上
兩女同坐一女先去者楊氏一女繼之者葉氏終始皆非
前定之數歟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前集

人事門

廉退

廉退可嘉

宋孝宗朝朱文公辭召命乞監嶽廟一次梁克家奏朱文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上曰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轉官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琴鶴自隨

趙清獻公以清節服一世平生喜畜嘗琴一張鶴一隻與

一所向與之俱若然師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
鶴龜自隨蜀人喜其說曾言[illegible]公嘗以書[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當
必焚香九拜告于天不敢[illegible]者不敢為也元豐間思能任
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至[illegible]迎河上公渡[illegible]前已放鶴至是公所
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從容[illegible]御前以匹馬入蜀所携將
琴鶴罪者固如是乎公[illegible]謂[illegible]若有言焉尋日路知
歸去龜放長淮[illegible]來[illegible]也

餽玉不受玉

趙德老爲四川總領[illegible]與二[illegible]兼[illegible]德老自守清廉
四路之苞苴饋遺不納[illegible]德老知德老喜書畫[illegible]
求一硯副以[illegible]帶擇[illegible]物為獻將[illegible]
條老視事日[illegible]以硯[illegible]德老知其[illegible]

書設因起取帶繫之腰左右曰贈保將宜寮上後今下定
入取所自用筆墨就硯上試之作一詩字徐令以硯帶
還軍吏吏下拜不休謂某將少保為軍令狀以為非是賄
將可以為獻若總領不受軍人雖以償責所獲之切至於
泣下聽老呼而前曰但歸稟少保以將帶繫了將硯寫
事了其與衆人見之人之愛物不過如此少頃來請回書
畢書無以為謝竟領而歸

辭金不受金

臺州劉府君初為福清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者郡以屬
公令得其情立為剖決曲直人稱為神不知公非神也刻
公心實及去官首書假公於建州拜揖告曰有好香奩所
謝諸長者當發而視之乃黃金也公笑謝曰君事本吉乘

私也其敢以公事受君之私乎堅卻不受其人感泣拜謝而去時人益信之

得金散衆

洪武丙午制置余推從帥領鄉人俞通源分與入蜀之胡廷除知成都府路安撫使在嘉定府鎮守十餘年未嘗一擾於民民皆感之甲寅秋大閱指揮撥發官局諸軍修平教場務要平正不許有　毫忽相觸諸軍日久用工十數日方畢發發官局請安撫點看俞到教場中下馬步行循之次忽有一石縫觀底處不道跌怒甚令隨行取石看四寸如銅塊呼銀匠辨之則紫色金也將秤等之重廿十四兩令銀匠作二分具狀呈安撫司某日撥軍修平教場留不得見獨與見之共交觴飲不敢私有敢以一分半兕天

慶觀一分施九頂寺一分犒衆軍惟神明鑒之嗚呼此

安分足之人也

武夫超悟

孟珙字璞玉號無菴隨州人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

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

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

袖中容退以所受投獻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

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置之行囊嘗自作無菴贊云老拙

愛游戲恬畏放聯愍正高恬摩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

基大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之杺兩儀菴之戶三

才菴之旁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窗白雲菴之頂清風菴

之墻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黃明月為伴侶萬古共 如嘗

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臨終又頌云有生必有滅無滅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庵之詩超逸如此晏平壽常武夫所能信乎善處富貴之際矣

獻范蠡圖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會宗嘉其敢言翌日臨朝出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爲右正言後以參知政事罷知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爲壽獨其姪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即日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精靈應世

宋皇兄趙八大王判吉州，每日餐畢如虎飽而午睡。夢在後池蓮葉上乘涼。被院子打覺，即喚院子來問。應云：偶在荷池內釣魚，被一大青蝦蟆在蓮葉上用口吸釣絲，未免用釣竿擊之。趙方悟身是此物。○又吉之老宿嘗言太守王佐任內一夕譙樓簽五更鼓聲不鳴。喚到鼓角子供云：是夜五更見大蜈蚣出於鼓上，乘不敢近前。此時王守正夢睡於此鼓，方知身是蜈蚣精。○又王謙太守每夏月澡浴必要大桶閉堂，不令人見。一日其寵竊窺之，見一大白鼉翻身躍水中，遂走出。久方有老院子出與人言：貴人亦星即精也。

中興名將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廁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後來必至榮達毋然其言乃邀韓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矣

輪對泣涙

宋淳熙年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宗某事忽涙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恩孝宗不覺亦涙下寺丞至讀畢涙下不已退朝免冠及髮蚣虫在頂齧之頂日瘍矣蓋其涙下實爲頂蟲齧孝宗以爲忠明日御批除[illegible]

侍郎項豫數月方愈

風子丞相

丁大全鎮江府金壇人少出爲僧寺行者不律長老擯以罪逐歸咎伽藍見縣丞而神托夢主僧衆祈謝許僧呼其前責令拈式抖復來謝以故主僧加敬待以客禮久之還俗爲潘宅館賓聯捧擲書既貴愈驕傲人以丁風子目之後丁拜相寶祐年間事也當相邪堂與丁氣味不合董入相在臺劾之差數十人各持木棍夜半扣府門才出違入轎急擡到大理寺前放轎欲以此恐之須臾仍出北關外撇轎于地發喊而散邪堂徐步入接待寺於是去國卽此舉措非風而何續于入相全臺論列三學叩閽舉民誦有恨無漢劍斬丁公之語於是罷相南行嘗語人曰自

能談命我不入臺則已入臺前過府過府即正拜中間須南行一遭而後再秉鈞軸始料固得終爲捉月之歸其能預知乎

接例民謡

丞相史嵩之當國正懷持祿顧位之心而適丁憂夫欲以起復要君遲遲吾行正有所待耳時馬光祖爲淮總許堪爲許浦都統時方多事兵財重寄不欲驟更数易遂有起復之命往往史欲援例而三學扣閽有民謡十字詩曰光祖爲總領許堪爲統制丞相要起復援例纔纔萬言莫不切至王音有曰朕决不用史嵩之矣

見龍富貴

宋寧熙間鄭損帥蜀專常四川錢粮禾辦借貸於富家俟

朝廷利至即搬取還鄭制置與富人王琪借錢粮就請赴筵飯二公坐于堂後廳見天井水內有二小龍戲躍片時存水雲自天而下之乘之而去二公只相顧默默因詢問左右皆無見者自是富貴之人與尋常異也

威振金虜

趙端明南仲嘉定年間為淮閫威風望表俾金人相戒不敢犯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谿湯伏事庭竄見一巨蛇蟠于榻帳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三鼓不鳴詰朝中舉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覆謂有巨蛇蟠於鼓故不敢近以故皆為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六直閣七直閣隨侍在淮北人以有六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矣

南仲後爲淮東制帥後拜樞密使以曩年在淮不曾持服淳祐辛丑乞追服歸私第後召入相累召不拜深得明哲身之道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眞降筆曰襄陽趙方欲武當鄧都小卒不請燒香

周邵魁選

本榜眼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巡案見澤所著京墨甚佳擬木之澤與之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謂若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遂得邵澤欲寘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群臣賀曰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爲榜眼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人癸

人事門

貴賤分定

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對云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以此致辯帝默識其人一日以二小金合各書数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與有勞推恩緘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内東門司約及有頃命甲携一繼往无何内東門司保奏甲擢恩仁宗怪問乃言是乙至中道足跌傷甚不能行甲遂先到由是

言人爭道奪九關天人力不容加也

加官分定

宋世英大卿輪對年六十餘玉音問其出仕履歷怜其老特旨免朝明日特除尚書其官居當謝恩適病破腹頃刻如廁數四遂用油絹作一袋繫于臀後適舞蹈之時油袋墜裂上聞臣怪駭莫知何物孝宗命取觀之臭穢可惡大怒其官遂伏待罪臺官繳劾押出國門

領薦分定

葉宗魯學聲伯應鄉舉前兩場冠衆作論策場不見卷監試責吏以其前兩場可采決無不終場之理行下根索及將人吏勘斷必欲得之時吏卒多將試卷供爨及故投棄根索既嚴遍行尋索果有一卷閣在古井中草叢之上取

自觀之字號正同遂爲文章首豈非功名有分神物護持於所以特科出官終建之松溪王字

爵俸前定

南城劉棠林夢村篤行君子也一夕夢至一所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无妄想何以至此未幾尋忠招之館教子姪歲俸百緡入齋見庭前兩石榴樹宛然夢中凡十年登戊戌第而去

風水前定

下羅居士詠之得地一穴以葬母開壙自卧于中夢一人來言此非君家地乃義城黃孺人受用葬一年生災遂問云後有東向刘來覓其地羅問其葬誰曰葬母母是何人曰義城黃氏也所以子之後出一神童惠祖壽祖官至

飲啄前定

宋淳祐戊午間三山繆文龍幼孚京庠与陳魁峯相孚善一日辭歸求朱魁峯書負為介紹謁建漕節齋陳昉繆意謂當路書負必可規求權局歸以衢之江山縣乞靈於江郎廟神賜夢遊一所官舍甚壯麗遂深有上官數輩巍冠博帶翱遊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椀飯進与繆ゝゝ下視之則與珠飯也食未及半進飯者復奪之夢竟卜之於神果神所賜夢也初未測其意及來富沙投書負於節齋ゝゝ謂繆曰西津鎮建安書院有朱文公負西山之祠今請君為堂賓一月可得官楮五伯貫之俸少為養廉之助繆遂以漕司來參上書院一如夢中所見會食堂中飯未畢繆之母

計算莫走也一飯未竟即以憂去信知人之飲啄莫非前定

眞珠飯者乃朱文公眞西山二賢之祠云

飲饌前定

李宗回者曾與一客自洛至關客曰吾能先知人飲饌臨正已謁華陰縣令李謂客曰明日到彼得何物喫客撫掌曰大奇當與公各飲一盞葱椒酒食五般餡餅不得飯喫李亦未信翌日同見令喜曰二賢衝寒且速暖兩杯酒來仍有葱椒良久臺盤至又以大碗盛餛飩至曰此是五般餛以飩二客食盡忽報物使到舊例合迎令鞭馬而去客出而兆僕已結束先行數里二客大笑登途竟不得飯喫異哉飲食有定分也

陳仲舉微時宿黃申家申婦夜産有扣門者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内者問之云生男或女答曰生男名阿奴當十五歲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嘿記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阿奴云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

遭擄前定

長春貞人嘗往長貞觀忽值大兵北還路逢一貴官乃素相識者礼拜貞人曰夫人被擄欲罄家資贖令出家貞人俛然不可其事止議問兵去已遠不可贖矣他日貴官復來參問且詢不可之意貞人曰夫人與昨擄之主人有三年債今既相逢乃前緣也倘堅欲贖則此緣未絕無有了期三年後却還來此出家後三年果放還得髻裳出家

詣觀參見貢人曰吾前言是否汝從來好善故得進入瀛
門貴宦方信其言拜謝而去

修廟前定

鄭毅夫知荆南府有城隍廟宇頹弊諭市民曰廟宇頹毀汝曹須率金修之獨一豪家陳務成曰願獨修不願率金也因修之換一巨梁背有大竅關一板于中字在其內宛然新墨云維大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十二日建其旁題曰遇陳則修乃以緹巾襲之獻之府公奇之特命刻其事於梁之脇

得銀分定

宋嘉熙庚子趙知縣崇逌任建寧府推官大參徐清叟欲易推廳以為其居趙為申府得請拆除之日徐參親臨監

視乃於廳前花砌上掘得一大甕得白金弍百餘定先是趙推於彼處常見有物如白衣覆地細視亦無所見後為徐公所得豈非留以待之皆分定也

弃銀復得

梅洋季稍與人艤舟入括至中途泊岸登厠值有人遺下一青囊有銀子在内遂取入舟以俟尋者未幾見一人倉皇而至尋取元物不見大呼數聲解絛欲縊於厠季急登岸詢之答曰某本縣解子也解銀入州今既失去惟有死耳季詰其他有何物曰無他物止有銀子若干季悉還之解子感激即欲分與數兩到州折閱不過受杖豈不勝於一死季堅不領回舡到大金灘舟忽纜斷顛入水中但覺脚下有物如石相戛遂探而取之乃銀也亦如前所撿之

歸家求田問舍遂成大富

失物復還

建炎中宋高宗幸四明嘗執一摺疊扇中有玉孩兒爲扇墜金人至登舟倉卒失手沉扇于江及都杭州十餘年忽一日循王張俊預內宴手執一扇墜玉孩兒上熟視乃向年四明所沉者遂問循王得之何所荅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至上即遣人往問鋪家所買之由謂於每日提籃者得之遂轉問提籃者乃謂得之候潮門外陳宅廚娘繼又問之廚娘荅云破黃花魚重十斤腹中有此一物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鋪家提籃者各與進義校尉廚娘仍告封孺人

財各有主

福州阮教授爲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侯涓吉當以一婢爲侍阮但感謝忽一日婢知主意秉閒奔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旁門路邊亮離君過彼勤咳唾數聲侯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碓少憩其下偶咳唾數聲婢疑阮至抛下黃白一大袋張爲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阮聞此語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陽溪有少年四牙者常以此事譖之張子恃財勢往有司以别事告之少年四牙坐獄遂至喪命少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一大蛇口出火燄當門盤蛇一時驚仆致

□此人今

宋大玄出遇用中人詰而此謂齋佛治令嗣何老媼曰詩發及一本字

妄曰李幸四牙妻呪我我將死㕣言訖而李亦卒

復貧之

前生福分

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仙赴任在途遇生日亘邇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嘆麻粉齋衆聞鄰居有一媼哭泣之声甚哀葉因其門扣之一老媼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庵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年夭喪媼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吾兒業儒治詩義名康希曾本縣殊薦巣問尚有稾否媼發篋示之其文稾即葉之詩稾及第程文差對葉遂拜媼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信乎今生

之福乃前生之福也

大器晚成

李德元六十三歲作狀元七年參政史越王浩五十八歲登第不十年登相位七十日罷七十八歲再相逾年罷八十八歲再相六郎召賜第湖上九十二薨大器晚成斯言大哉

戲謔

俗語試題

宋太宗注每閒坐時以謔破為戲有採俗語作合試題云

湖女豁莫嬌他平日為人吃說婆烏雞猶自可虔婆似那吃早辰起來七般事油塩醬豉姜椒茶冬要綾羅夏要紗看不見湖州張八行賣了良田千万頃而今却去釣蝦蟆

兩片骨繫木來遮破云有邑者其累重既知食美而服者
美好邑者其貴重當由知業窮而身亦窮此破題高手也又
破乞也官人云欲求其利必重其名皆可觀

做人做屋

宋丞相崔與之號菊坡理宗朝入相歸蜀建造府第極其
壯麗里有豪富姓李亦從而倣之就倩崔府造屋匠人一
依舊時繩墨尺寸不差造屋一所落成之日崔相親登其
門借觀李商大喜既歸崔相喚匠人來問曰汝与某人豎
此屋好則好矣但少兩枝梁匠人云此一依相府規模不
知少兩枝梁在何處崔相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不酌
量當與士大夫以資談笑蓋崔出將入相名震華夷而李
商何人乃僭侈若此宜乎取少兩梁之譏

煩惱自取

韓侂胄用兵既敗鬚髮俱白困悶莫知所爲一日上賜侂胄宴看伶人爲戲一人曰樊遲一人曰樊噲旁又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曰誰與汝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之曰是聖門之高第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取名汝對曰是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誰名取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杲致敗因賜宴以生姜進于卓上命二人移卓怨生姜喻地尽碎其一人云些古二壞了許多生姜只因移果卓

俳優戲言

宋崇寧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之亦未及有設施而罷杭州優人裝一儒生手持鶴別一

傀儡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郭維之傭問所持何物曰大
鶻也因傾蓋歡然飲酒其人大醉狀吸豁有子遺忽顛仆
于地群數人挽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爾甚中傭
大李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
使其之戲侮真魏二公京兆尹悉以優人黥之（）史彌遠為
相時士大夫多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
木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
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事達史公聽亦悉黥之

戲謔致爭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聶崇義者會戲以聶字嘲之曰
近貴全為瞶攀龍即是聾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
亦捷於戲謔乃以其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

畜二心又東坡與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云擴无才終入廣謝暉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釁起爭端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為虐可以為戒

戲謔

冒稱帝姬

宋靖康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帝姬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在日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蹙頞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豈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公主下嫁高世榮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三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於虜中久

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術甚過一宮婢謂之曰
子兒甚類彭吳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
給賜資計十七萬九千緡非顯仁之歸則富貴終身矣

假母欺騙

景定年間有二少年謀爲騙人之策忽在野外見一乞嫗
踵而拜拜曰爾吾母也吾爲爾子尋十餘年方得母喜甚
衣之以華衣嫗恠之然自思爲乞丐一日得此過望二少
年事之極至復買一婢供使令之職雇人舁過新塗賃
舍館以居所携籠篋凡五六擧告之人曰吾兄弟早年失
母連年寫經告佛求之四方今始得之天也於是朝夕唱
刀爲甘旨之奉衆皆稱美之新塗富室皮家每歎曰此二
人眞孝也二人與皮往來稍密一日告之曰吾欲假君之

戶以奉吾母吾將商于眞楊求什一之利以活生皮欣然從之仍爲假貸三百緡爲買貨物而去皮見其有母與龍嫗留其家率以與之二人者以其母托皮丁寧之至約半年歸及歸財利數倍隨以三百緡本息酬皮皮喜又留半年復與皮氏及諸有力者借二千緡冊去衆見其攢於經商且每日相與之情眞如其數借之忽一去年餘不歸並無音信衆始有疑心遂告之官欲發其龍嫗所寄之物官詰嫗嫗曰吾丐者也非其母也鄉后野外強我使來姆曰彼買我者也實不知彼爲何人將其龍嫗開視之並皆磚石官無所加罪衆但懊恨而已

假女取財

嘉靖己未趙制幹推一厨娘乃男子王千一也蓋幼時父

將男女形[illegible]改扮穿耳纏足搽畫一如女子習學女工飲食貿販并保脫賜富男充為廚娘皆與富家寵妾豪不知是男子与之共寢俱為所惑事彰賣還父母後轉雇与東門趙家趙見其稍有姿色亦屢欲犯之而廚娘累托不從又一日同僚會飲座間有云聞近日有一男子裝假廚娘累次𢴆騙富家財物今聞又雇在同幕為廚娘莫知而知之飲罷趙回厅喚出廚娘試一捫摸形不掩解之制幹斷㬉斬首弃市父母牙保俱配籍焉

術道取財

宋端平年間有道人談相到吉州值夏胡帥機家胡告云共有弟叔陽平生作某事不善某事不善如見幸警勸之道人到叔陽家并左右歷一一言其平生不善勸以迁過叔

陽大敬信出其愛女令相道人曰是兒婆婆亦宜修善時叔陽勝以大條道人覓之即与本各明日復返之云道人
向此讀戲耳踰日又見叔陽身上道服復与之明日又以返云道人只是試公之心豈貪於此又數日見其女所簪皆金器道人萌意欲求之女見其前次累者皆還悉拔以遺道人遂去不復來矣人皆切笑叔陽信之愈篤叔陽二子夜題詩于廳壁云知君慕色終未能除好把精神契太初從今發誓休貪慾我保數君入太虛奉崇香火若君誰莫把經文作戲看兒女撿休鄒當尽明春速入武當山從書曰無易之書盡言呂洞賓也叔陽大喜即分付家事遣妻為尼包小被衲出郡訪祖為鑑往武當拜侯而次覓前此之号曰元命真人時道經未遂行二子偶聞滿尚幼事衛

詩之故叔陽大悔遂愿乃以尼帰為妻

詭道劫財

王居安秀才以患痔疾閑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至彼於静邸中使人迎醫二乃至航既見欣然為治寒餌且曰請以五日為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洗之徐用藥線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桃復以藥餌潤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手尽許以所有為酬方肯治療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云只立談間可使之正約以万分及三縑之報相引入室施一鍼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數負金帛而去后半月其疾如故使人訪醫者亦不見矣古人之賢或在醫

卜之中今之醫者急於声利率用詭道以刼流俗殆与穴坏抉刃之徒何以異乎

誑言恢復

趙范字仲帥淮東趙葵字南仲帥淮西當是殘金將若之国中浸浸者闇當国者謀動干戈却未言之人二趙亦私有意謀全子才劉子澄為幕官与闇之一日淮西闇遣全詣廟堂稟事至因曰趙闇以中原可投欲議恢復事太体重須入翁颉求命彼兄弟當悉力而趙实未嘗使之言也廟堂頷之而已又歸又謂二趙曰廟堂似有恢復之意然雖遂然出命欲從二闇建議然後見之施行二趙不知其誑意何敢不從遂再令入国門討稟廟與之又事大概既出全劉自提合為之上乃下詔次日進兵

數十年軍糵糧食兵師士馬席卷以北涉無人之境其勢何復東京某日復南京某日復西京皆空城也紅旗露布自夜至吾大廟告社稷宰相率百官表賀降赦三京耆老簇備何嘗一戰哉軍至真珠河二流如綫二趙麾軍徒步而涉至平河忽見山上二紅旗出塡之河水暴至北軍奄數方乘水鼓譟諸軍駭汗奔走溺死踐死走死飢渴死者十之七八軍裝器械委弃如山一日一夜馳數百里至淮河二趙僅一得渡范墜馬北兵長鈎戟之葵以刀躍馬斷其鈎柄乃免也奴震驚北騎充斥朝廷之策割海泗唐鄧四州以求解京西一帶弃失之二趙全劉責降有差其臺章曰誤一國趙者全子才也誤全者劉子澄也

判官為嗣

建之浦城李晏韓家富而子一日夫妻謁城隍求子夜夢有黃衣人曰大王許汝余都縣主簿妻因而有娠得一男年二十登第名晏祥初任余都縣主簿及二十六歲到任謁余都城隍有一判官倒於壁角左右見狀貌一類主簿曰本官不必驚容此判官絕是相類呼廟祝問之曰左右皆以判官類我是耶非耶祝曰與主簿果是相肖詢其顛倒幾年答曰已經二十六載主簿心中謂我建生之年相同遂冊塑像立於王側是日主簿卒

禪僧托生

建寧府建陽縣何源庵一禪僧名宗元與周三解者厚善後一日元公辭周曰吾以旬日入寂敢以身後事為公累

辭去數日周忽夢元公過其長家謂曰吾宿緣未斷擬借家宅居住如何周諾其請語訖元公出遊周之子舍房內夢覺則庵中遣人報元公已坐化矣其子舍誕一男周知其爲元公也命名曰元及長業進士纔弱冠以宗元名請本州文解次年易名曉老再發一舉因知前身禪僧之事自諱其名只用曉老爲名字曰天錫宋咸淳甲戌宗元該免解到省以宗元名登進士第○廬陵王朝奉與無爲院僧祖琳善一夕朝奉假寐于厅次夢見琳入室大怒遂覺適內人坐蓐未幾生一男子亟遣人詣無爲請琳師則生子時分坐化矣琳左指小缺其孩亦然長命曰琳年十八領鄉薦次年登科官至知州

願生爲子

常州無錫縣楊秀才年老家貧一日往金陵到王荆公祠堂心慕荆公子孫富貴乃禱曰今世名利無成願後身為公子孫庶可遂志是夜夢荆公差人請到祠堂曰蔡卞福祿未艾汝生彼家楊乃言曰室中妻子家貧君一日身死必大利害已經其死荆公曰已奏聞上帝不可改也爾可即作書報家人次日秀才即死蔡卞家寵愛生一子幼而伶悧能言嘗言語父蔡卞曰我是常州無錫縣某村楊某願帶歸故居少慰妻屬卞異其事及長攜之還常州無錫而至楊某家喚其妻子慰問家事甚詳至次日忽如昏醉及醒則前生之事不復記矣後果顯貴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